

首獎



作品：

逼逼



得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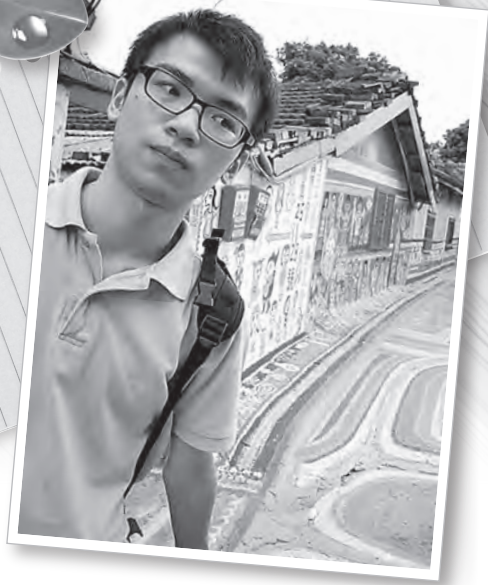
楊富閔

楊富閔，一九八七年生，台南縣大內鄉人，東海中文系畢業，現就讀台大台文所。曾獲打狗文學獎、洪醒夫小說獎、吳濁流文藝獎、台中縣小說獎、南瀛文學獎、玉山文學散文首獎、全國台灣文學營小說首獎等文藝獎項，作品曾入選《九十七年小說選》。



得獎感言：

前年冬天，阿嬤生了場病，從此排泄都從肚腹出（與小說男主角同），那是第一次我想到，她也許、說不定，真的會有死掉的可能（別趁我不在台南的時候死掉）。因而，這篇小說似乎是阿嬤用生命換來的。謝謝我爸隨口就是一則地方傳說，謝謝來自官田西庄的媽媽，我們常常走過官田（外婆家）、佳里（平埔子民）、麻豆（王爺弟兄們）、善化（新故鄉），這是我們的家族地圖。謝謝東海中文系、台大台文所、謝謝評審。



逼逼

「逼逼、逼逼說要帶我去環遊世界喔！」讀冊阿公幼幼班腔調，敲打著輪椅。

「逼你去死啦！一天到晚對著我逼，你歹攔逼我了……」水涼阿嬤跳上床，作勢要打人，被蘇菲亞給擋了下來，急著說：「老闖娘，老闖他也是被逼逼逼瘋的啦……」水涼阿嬤遂指著讀冊阿公的鼻頭說：「逼瘋？反正你都說，我是來自蕭壠的肖郎啊！那我就瘋給你看！」

農曆六月二十九，午飯畢，水涼阿嬤一聽聞看護蘇菲亞說：「老闖不吃吃了。」隨即拋下手邊小學生的制服刺繡，拎著她那台「公路車款」，亮粉紅車身，穿上白底吸濕排汗車衣、黑系七分自行車褲、頭頂三十開孔外星人銀光黃車帽，全副武裝像隻台南縣官田鄉葫蘆埤複製成功的菱角鳥——台灣水雉，顯見水涼阿嬤少女身材，上路。她速速來到西庄惠安宮前跟媽祖婆對談，靚裝置身在肅穆神堂，手持三炷香，呢喃，順手把香傳給蘇菲亞，便將可變化各色鏡片的半框護目鏡戴上，鏡架緣著髮線而上，剛好修飾她七十五高齡微垮的臉形，她的臉極小，氣色從來都是她這輩阿公阿嬤當中的最好，但她最在意這款護目鏡小心可別擋到她印堂那顆觀音痣，對著手持DV站一旁的小孫子說：「這可是阿嬤的GPS。衛星導航。」水涼阿嬤永遠有最新的語言，但她卻忘了蘇菲亞不諳台灣插香

語言，驚見她將三炷香倒插在黃銅大香爐，逗趣直說：「倒插三炷香，代表我要跟媽祖下戰帖就對了！」小孫子應聲：「對啦！跟媽祖輪贏一下！」鏡頭帶到蘇菲亞，拍手：「老闖娘！一路好走！」

三人出廟門，來到掛滿黃絲帶的惠安宮廟埕，水涼阿嬤仰頭以為是天降千萬張符咒，大夥掌聲如西南部午後響雷，水涼阿嬤極輕便，連此行去處也沒交代地就輕盈跨上她的小粉紅，小孫子和蘇菲亞喊得真大聲，大概怕媽祖臭耳聾說：「祝全台灣最酷炫的阿嬤單車上路，一路順風！」

一路順風，一路好走。

台南吹南風，讀社會系的小孫子回官田老家避暑，極敏銳。水涼阿嬤一出門，他便將無線上網的HP筆電挪到讀冊阿公的組合屋來，待命，屋蓋後院無冷氣，與有機菜圃相鄰，屋內厝一只床，水涼阿嬤那時邊罵邊撤，撤出從前農用鋤草機、噴霧機、廢電視、受潮床墊與擋雨用候選人壓克力看板四大片，就全心留給讀冊阿公好大一間。水涼阿嬤對著數十年老鄰加親戚說：「我什麼都給他，以免說我逼他走。」小孫子此時大口喝善化冬瓜退火茶，刀叉玉井愛文芒果，蘇菲亞在檢查讀冊阿公瞳孔，遞一湯匙魚骨精髓熬出的稀飯。「還是不吃。」

去年讀冊阿公遭劈腿，破大病，這還得說起他暗夜倒在台南市通往安平の民生路邊，類流浪漢，直喊著愛人小名：逼逼。「逼逼說要帶我去遊山玩水、環遊世界。」送進奇美醫院，斷層掃出腸穿孔，大白話說腸子破洞，肚腹畫出一條嘉南大圳，引發糖尿病，鋸一隻腿，從此屎從肚腹出，單隻腳

爬不出西庄透天厝，終於不再偷吃。從前風流話才華全廢，剩一句，「逼逼說要帶我去遊山玩水。」像詩。逼逼打哪來？又打哪裡去？水涼阿嬤言談更像詩：「死阿陸仔，騙錢騙拐。」又每次讀冊阿公對著她逼逼逼，求救訊號，水涼阿嬤眼一瞪：「逼你去死！」隨後，便扶他起身，跳上床，邊罵邊搓揉全身，舒暢淋巴，活化筋骨，復健一次，水涼阿嬤就又淪陷回憶一次，遍體鱗傷退出組合屋，讀冊阿公還是只會逼逼逼。

讀冊阿公相貌類似電棒燙後的孫中山，日本時代加入過詩社，常常去善化慶安宮擊鉢詠詩，大賞掛在三樓神明廳牆，每每回家都提一次。他詩藝驚人，把妹亦從不失手。水涼阿嬤說幾乎可以組一團「麻豆鎮民俗團體——十二婆姐」。苦悶時代，水涼阿嬤眼見一雙子女小年紀，好歹自身亦是佳里鎮蕭壩出身的姑娘，有瘋的本性，咬著金牙就給兒子養到天津經商有成，女兒嫁在紐約城。「睡破三件草蓆，抓疳的心腹抓不到。」水涼阿嬤抓不到丈夫的心，遂投入掙錢，官田菱角植了好幾甲，收成時她的菱角造形最像金元寶，排骨菱角湯入口時有甘甜味，在家她兼差，秀一手裁縫手藝，替鄉裡小孩刺繡制服學號，收入極穩定，生活從不是問題，感情才是問題。

感情才是問題。

少年阿公愛寫詩，日文底子好，風月報仕女圖都黏在土角厝牆壁，走跳南部歌妓院戶，最常去玉井和善化。好一個玉樓春公子，可不是，阿公詩詞左右開弓，杜牧歐陽修是他的上品。少年阿公喝醉了伏倒家門，醒時便一展宋江陣武功，水涼阿嬤是最早的家暴媽媽，老鷹抓小雞，帶著兒女繞著神明

廳跑。

中年阿公棄家而去，整整三十年。紈袴少爺沒有家庭觀念，他是第一代的環島青年，出台南到嘉義梅山，在南投埔里住一陣子，隨後過中橫到花蓮瑞穗，在台東深愛過一個原住民女孩，每到新的地方便標楷字體，寫落落長的信回官田，註明寄錢。水涼阿嬤後來都說：「十二婆姐，這時尪熊熊出現好多個，真的是『用心愛台灣』。」小孫子小聲質問信都寫什麼，水涼阿嬤推推老花眼鏡說：「他寫他對不起我，說他很思念我。」

老年阿公已停筆，回到官田時孫子已成群，唯一帶到的是小孫子，小孫子雙親都在大陸工作，水涼阿嬤接下來帶，發豪語說要讓他念台大，老年阿公偶爾也牽著小孫子上雙語幼稚園，對老師直說：「這是阮孫，有像我齁？」閒時就跟著植菱，老年阿公划小舟採菱，也有船長風情，夕陽落在淡紫色菱角田，水涼阿嬤心想著是不是終於等到這一天。

這次，詩興再發，他年已七十。十二婆姐團有過日本人妻、埔里美女、原住民女孩，沒料到還有阿陸仔。老年阿公和阿陸仔逼逼相逢台南花園夜市「小上海香酥雞」攤前，一見如故，還直說有台味，墜情海，迷航台灣海峽。而今他停筆也停信，學會手拿台灣大哥大要水涼阿嬤使用ATM，月出數十萬，年結百餘萬，菱角田為高鐵徵收，千萬賠償金全給逼逼在安南區買了豪宅，逼逼來台才幾年，身分證無，權狀名歸她聲稱早已離婚的前夫，老年阿公臨老入花叢，像盲人不識字，花粉味讓他誤失當台灣人的本分。

小孫子匍匐在二十七吋螢幕上田調，魔術師般不斷彈出新視窗，他GPS衛星定位已安裝就緒，猜想水涼阿嬤應該已經出了官田入文旦故鄉麻豆，GPS電腦倏地逼逼作響，原是已經追蹤到了水涼阿嬤，社會系出身的小孫子恍如來到墾丁社頂公園，天線雷達找尋復育成功的台灣梅花鹿蹤跡，而他，憑著觀音痣發現台灣水雉造形的水涼阿嬤，你看，螢幕上紅斑點閃爍跳躍，逼逼逼，小孫子挪動滑鼠，螢幕吐出白底黑字：LOCATE麻豆龍喉路段。

逼鬼月，水涼阿嬤心繫著逼鬼月。一句「不吃」把她送出住了五十多年的官田，西庄口，路開四線大道，寬敞似外星人基地，也許可停戰鬥機十來輛。電線杆，杆杆皆綁黃絲帶，上面有冤情字跡，水涼阿嬤本打算解一條繫額頭，怕太招搖，怕真被誤以為她瘋，便就順著風推動那薄如紙的烈焰狀車輪，讓她酷似三太子腳踏風火輪地出老家，沒了黃絲帶帶路，水涼阿嬤頓失方向感，出了黃符咒羅織的結界，她，馬上頭暈。路況不差，但她車況卻很差，離了菱海，便是文旦園，水涼阿嬤東西搖晃地進入麻豆鎮，頭暈加劇，遂停車，單隻腳立瀝青路面，從腳底感覺土地熱度傳至夜光車鞋。頭一側，才發覺人在麻豆港遺址，難怪水涼阿嬤症狀類暈船。這裡有盛名的龍喉傳說，水涼阿嬤口渴跟隨民間傳說去舀一池龍喉水來潤口，復用礦泉水瓶盛半滿，心想著也許可以讓讀冊阿公胃口大開，閃過鬼月。行行復行行，她要去哪裡？過了港口瞥見眼角擱淺一隻東南亞巨龍，龍鬚伸入雲端或有避雷作用，路來到麻豆五王廟。水涼阿嬤車速打慢，遙想這裡子女孫子最愛來，買票直搗龍身做成的天堂

路，看看龍的肚皮下到底裝什麼？出天堂，再下油鍋爬刀山去十八層地獄，水涼阿嬤想起她和小孫子嚇得才轉至第一殿，就逆著人群急急要爬回人間，水涼阿嬤等紅路燈時想著就笑了，紅燈路旁恰名為「單親媽媽」麵店，老闆娘給她打氣，手比一個讚，還說：「阿桑，妳很時髦ㄟ！」

水涼阿嬤備感親切，本要義氣下馬，點碗鹽水意麵，卻想起自己可不是單親媽媽，急於切割，挪車身到快車道，後方LEXUS休旅車給她逼逼，逼逼逼地逼著水涼阿嬤離開單親媽媽，單身上路。大暑，烏雲密布，水涼阿嬤台灣農民出身，此時她憑藉排汗車衣與她側彎脊椎的黏著度，斷定濕氣，平平，但天色顯暗，水涼阿嬤撒下半框式藍色鏡片，裝上黃色鏡片以應付視線不良，小鎮風光隨即陷入泛黃色基底，此去之路被烏雲逼著趕路，趕得好復古。

復古之路，水涼阿嬤眼前所見卻都是新的，她要去哪裡？沿著麻豆區域畫個大弧，她位置已抵麻豆大圓環，五條大路匯聚於此，一路可掉頭、二路往善化、三路進麻豆市區、四路往海埔池王府、五路到佳里。水涼阿嬤好鎮定，完全不需考慮。你看，她氣定神閒地越過烏魚群般的車潮，全身力氣凝聚在把手上，她心想著：「我要回家裡，我要回佳里。」

「逼逼！」答案終於揭曉，小孫子對著蘇菲亞：「逼逼！蘇菲亞！我知道我阿嬤要去哪裡了？」小孫子日系小平頭，海灘褲黑背心，穿著像是在墾丁，他說：「我阿嬤要回娘家。」小孫子言之鑿鑿地說：「原來阿嬤也是可以回娘家的！」「逼逼，逼逼要帶我去環遊世界！」讀冊阿公不吃，也有力喊人。逼逼聲帶著答案把小孫子與蘇菲亞從墾丁捲回二十七吋小螢幕，看見觀音痣燈塔，水涼阿嬤的

車已經快離開麻豆人間海域。LOCATE：麻豆新樓醫院路段。

水涼阿嬤過新樓醫院，這十年跑醫院如進廚房，妯娌輩走光光，要不CANCER、要不中風糖尿病急性腎衰竭，個個都是先送到新樓，盼望再轉台南市大醫院，急救後，原車折返，剩下她，出奇硬朗。此地於她，簡直是悲傷路段。她鼓起雙手做展翼姿勢，加速俯衝了好一段路，為了降低挾挖路碎沙而來的風阻，水涼阿嬤根本是凌空伏地挺身，酷。出了麻豆鎮，路面肚破腸流，她想到讀冊阿公也是肚破腸流，三角號誌塔排一里長，干擾水涼阿嬤回家之路，路積水，水涼阿嬤連人帶車摔路邊，被扶起身時，人已經到了東南亞。

「這世人，沒被這麼多男人圍著看過。」水涼阿嬤拍拍身上細塵，見四、五個道路工人身穿反光背心，上身打裸，頭頂洪瑞麟礦工款鋼盔，他們面貌都因嚴重曝曬而黑得難以辨別，大口牛飲福氣啦維士比，身後塵埃漫天，一個還在幫她修理車落鏈。水涼阿嬤連忙道謝，直用台語說：「你們是叨位人？我買幾罐涼的送您們啦。」工人亦用極流暢台語說：「泰國啦，泰國人啦。」「泰國仔?!我以為你是在地人口勒！」水涼阿嬤悟道：「原來外籍勞工也是很台的。」男人護送，安全上路，水涼阿嬤載浮載沉，從曼谷飛過南太平洋駛向佳里鎮。

水涼阿嬤娘家就在佳里鎮北頭洋，佳里舊名蕭壠（肖郎），讀冊阿公逢人便說：「我娶了個北頭洋平埔少女。」或打趣道：「而且是個肖郎（瘋子）。」水涼阿嬤想起打從北頭洋老母走了以後就再也沒回過娘家，幾個弟弟連年過世僅剩她，留下來的未必過得比較好，水涼阿嬤眼底生起一股酸，沒

了阿爸阿母的娘家，水涼阿嬤是該去哪裡？車轉「子龍廟」大彎，水涼阿嬤也養成隨時減速的好習慣，然她也像趙子龍一身是膽，讀冊阿公不在的日子，她女人當男人用，六十歲拿到汽車駕照還是住宅水電工，能補牆偷接第四台，還會抓漏，過單親又單身的生活。水涼阿嬤被一句「不吃」逼著趕路，為此已經錯過十來間廟宇，原來女人都得等到男人倒下後才正式進入退休生活，水涼阿嬤心涼一半，猛抬頭，小粉紅剛好經過「歡迎光臨佳里鎮」，鎮長名姓，如此生陌。黃昏，深陷車流系統，水涼阿嬤不知佳里鎮入夜也這般「小台北」、「小高雄」，她一個恍神，逼退到麥當勞騎樓。她到底要去哪裡？她老早不屬於娘家親戚網路，點了份兒童餐轉進暗巷，老母生前最後住的大弟家，五樓，對講機逼逼一聲，水涼阿嬤才想起腰際單車便利包內的手機逼逼一聲，有簡訊，像詩：「阿嬤，阿公人造肛門，流出顆粒固狀糞便。18:35pm」

水涼阿嬤心想這是民間習俗中的：「最後便」。對土地最後一次排泄，眼角泛出悲喜不分的淚，趕緊就著路燈，擦下巨匠成人電腦學來的打字功夫，水涼阿嬤的極簡訊，更是詩：「糞便埋在有機花圃當肥料。」

正是時，對講機那頭有人傳話：「請問妳是誰？who are you？」水涼阿嬤愣了愣：「我才要問你是誰？我是阿姊、我是大姑、我是大姑婆啦！」逼逼一聲，鐵門卡拉卡啦彈開，水涼阿嬤嚇得退三步，再扛著小粉紅，上樓，終於喝下今天的第一杯茶。對坐無言，九年級生顧著 on line 也不招待，更不怕生，一手點滑鼠、一手啃番薯條，水涼阿嬤碰上這個九年級新台灣之子，下足功夫，三國語言混

著說：「您老爸是阮小弟的兒子，so你要call me一聲姑婆。」啟智兒？怎麼沒反應，水涼阿嬤凝視電腦桌前電線纏身的小孩，像外星人，你看，耳機線麥克風線主機線隨身碟，水涼阿嬤直以為真像人快死了在輸血。越南媽媽工作回來，買回外食「八方雲集」，認出是大姑婆，小跑步給了個擁抱，水涼阿嬤開口就說：「你大姑丈不吃了。」「不吃了？那他想吃什麼？」越南媽媽不懂，水涼阿嬤說：「古早人要是尪婿不吃了，都得回娘家報備一趟。」越南媽媽這才意會，為了後天普渡用的家樂福戰利品隨手扔飯桌，緊握大姑婆的手，兩人淚潸潸。水涼阿嬤還說：「希望能夠度過這個鬼月，不然就是這兩天了。」越南媽媽替水涼阿嬤拭淚，要九年級生去買個吃食，水涼阿嬤說她也吃不下，掛記著還要趕路。開電視，內湖捷運新聞各台跑，水涼阿嬤一針見血地說：「我連捷運生怎樣都無災？新聞台是以為大家都是台北人是不？」越南媽媽轉台至「台南地方新聞」，撿到片尾，只聽見「總統老家黃絲帶沿路飄逸……」水涼阿嬤心絞痛，膝蓋骨微疼。越南媽媽拿了件換洗用綠條紋上衣，棉質短褲，帶著大姑婆休息去。水涼阿嬤問：「有沒有素一點的顏色。」水涼阿嬤歇坐床沿，稱讚越南媽媽也知道要普渡，比台灣媳婦還懂台灣習俗，她又悟道：「原來外籍新娘也是很台的。」越南媽媽端一大盤溫水給水涼阿嬤泡脚，她推辭著說我自己來就好。「自己人，不用那麼客氣。」

越南媽媽出去看九年級生寫美語作業，水涼阿嬤環視大弟生前這間房，彷彿摸到他的心臟，沒家裡打來的電話，那讀冊阿公就還活著？水涼阿嬤心想，此時她真像小孫子放暑假最愛看的日本節目「到鄉下住一晚」。沒了娘家，弟妹皆亡，後代亦全無平埔族習性，水涼阿嬤這回真的住進了一民

宿」。

自己的家，裝潢著別人的生活態度。她儼然是外人了。

夜深，水涼阿嬤的民宿初體驗，讓她回味起曾長達二十多年的失眠，「逼逼」簡訊兩聲響，電話鈴跟著大作。水涼阿嬤心臟幾乎停一下，來電：小孫子。水涼阿嬤一接手，那頭忙不迭地便說：「阿嬤！不好了！」水涼阿嬤盜汗：「是安怎？」「阿嬤，阿公摔下床了！我跟蘇菲亞親眼看見，阿公根本是被鬼推下去的！」水涼阿嬤眉一鎖，直說：「都只剩一隻腳還摔得下床！乖孫，我看你快快把客廳搬空，拜託蘇菲亞照顧阿公，阿嬤中午前會趕轉去！」

水涼阿嬤逐項交代，心想，真要辦後事了，老人摔落床，與土地辭別，大限。

不再等，夜半就起身，瘋的本能。水涼阿嬤依然台灣水雉造形，出房門，貓步怕驚醒了人，整屋子掉入一池墨，水涼阿嬤挨著牆，就著客廳稀有的一面光，貓步。

九年級生竟還在 on line，夏日冷涼屋身內，是一次外星人與水涼阿嬤的相會。螢幕強光曝曬，打在九年級生姣好膚質上，水涼阿嬤恨不得前去幫他防曬，但她在趕路，一甲子歲數的距離，他們只能彼此點了個頭，水涼阿嬤怎沒懷疑是見到了鬼？到底鬼月業已逼逼靠近。她輕聲打開鐵門，拎著她的小粉紅，不敢出聲，怕吵醒越南媽媽出來勸時間還太早。有人的體溫，水涼阿嬤猛回頭，九年級生立在她身後，踮腳尖，伸出手，幫她戴上忘在沙發上的三十開孔銀光黃車帽，調鬆緊，整臉形。兩人面面相覷，彼此在唇上比畫一個「1」字。「噓！」不敢出聲。水涼阿嬤為幼齒的加持，年輕又活力

的，夜騎。

夜騎出佳里，已不知何時再回來；出佳里，撞見路邊一喪棚，喪棚內有法事進行，喪棚警示燈與水涼阿嬤的車尾紅色燈同款，水涼阿嬤避棚而走，想著天沒亮要出殯，也是在為鬼月所逼？她凝視表演中的牽亡歌，水涼阿嬤沒有看錯，是同一團。這些年她手足全靠這團牽引到西天，為此心中打算也要幫讀冊阿公花七千。水涼阿嬤換上棕紅色護目鏡，以掘菱而長繭的雙手為手套，使勁，奮力踩踏如從前醃漬大木桶酸菜跳啊跳，她努力尋找一個焦點，用她這些年練的太極瑜伽，集氣，她將身子放輕，和她七公斤的小粉紅一樣輕。她漸漸看見了過去五、六十年未曾所見過的、複雜，說不出的一種：新生活。

LED車前燈，全亮，霧靄茫茫。路邊小客車、送報員、快絕跡流浪貓狗狗讓出一條路。水涼阿嬤無度數眼鏡也看得好清楚，她的心情卻是舊的，滑過兩旁眠夢中的樓房，減速轉大彎，又碰上爬坡，遂讓自己在鹽分地區，行駛成一陣有鹽分的夜風，風線與髮線與車帽流線感一致，爬高落低，水涼阿嬤感覺是被喪用牽亡歌團的三壇法師帶著爬「萬里三坡路」。天清清，地靈靈，悠悠然，竟聽見搖鈴聲來引路。莫非她是來幫讀冊阿公探探路。水涼阿嬤追著龍角吹奏聲，單車飛過「霜雪山」、「冷水星路」。

LED車前燈，半亮，水涼阿嬤飆速過的地段路燈皆同時滅掉，行經「仁警見門前睡倒三兩流浪漢，早報商人在出貨。行行復行行，她不靠半空中的綠底白字路標帶路，嘴角似笑非笑地讓身體給出

一條路，她的肩膀略瘦，腳底打濕，狐疑著不是買了雙夜光止滑透氣車鞋，搖鈴聲讓她過了重建後的「麻善大橋」，依稀看見橋下管芒花海，驚呼的原是來到了「揚州江」，水涼阿嬤望橋下，無數亡靈無舟楫可渡，心頭暗自筆記，要給讀冊阿公燒艘船。

過了「揚州江」便是「枉死城」，水涼阿嬤天未亮，人已到台南科學園區的衛星市鎮：善化鎮。

LED車前燈，閃爍模式，水涼阿嬤化身成南部螢火蟲，她連闖三個紅燈壓毀路樹一根，強風行過善化老街，捲起遮雨棚，並吹倒違規停駛的摩托車，路邊等早班公車的中學生嚇得眯眯眼，反應不及地跪爬在地，直以為是一束粉紅光線，搖鈴聲中忽而退去，耳邊驚傳逼逼逼，水涼阿嬤掉頭，棕紅護目鏡下有悲憫目光：交通大隊要追她！逼逼逼逼逼！水涼阿嬤心想為什麼要逼我？為什麼到哪裡都有人要逼我？是誰在逼我？不要逼我！我快被逼瘋了！得擺脫掉，她飛車進入善化菜市場，才五點就人群鼎沸，難道大家都在買拜拜等待鬼門開？

天光，水涼阿嬤聽聲辨位，在善化十字大路失去三壇法師牽引，血糖飆低，頭暈目眩，像生理期少女。逼逼逼，水涼阿嬤見是語音留言：「阿嬤，阿公整晚都沒睡，精神大好，吵著要去遊山玩水、環遊世界。完全不像要老去的人。我跟蘇菲亞決定天亮推他去環遊世界。妳快點回來。」

空腹，水涼阿嬤忘了餓，頭顱沉重。水涼阿嬤翻出貝殼機，手顫抖地按下通話鍵，失訊，無法搜尋網路。心一沉，忍著疲憊，繞去小店買出一大袋，外觀極似水果禮盒，（什麼時候了還買伴手禮？她在想什麼？）睡意壓垮她細長的眉，水涼阿嬤半睡半醒之間不知被誰牽了走。

衛星定位。小孫子等不到電話，直回螢幕衛星定位，發現光源，小孫子甫挪滑鼠，觀音痣霎然消失螢幕，網頁無法顯示，斷線。

小孫子嚇得眼睛發愣，蘇菲亞說：「老闆娘消失了！」

水涼阿嬤，水涼阿嬤去了一個沒有訊號的所在。

歡迎來到「自己人」。

「自己人」，水涼阿嬤小粉紅恍惚中轉進閩式牌樓，先蹲在水溝旁「自己人」門牌邊海嘔一番，吐完直說要尋人。她分不清養老院、安養院、護理中心有所差別？牽著車院內四處走晃，姿態也像她多年前替兒子在台南市買屋看房，詫異著院內造景如此刻意，前來問話的醫護人員說訪客得登記、說我們這裡不提供單車客休息與打氣。水涼阿嬤聲音挺客氣：「我是來看我叔叔。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頭家要往生了，他是阮頭家的小弟，我來通知伊，庄腳人攏要這樣。」醫護人員慈濟師姊裝扮，對著水涼阿嬤作揖，直說阿彌陀佛。且遙指、沿著山上鄉出產的蘭花所搭起的籬笆牆，過人造楠西鄉假梅嶺，涉曾文溪水，穿過七股鄉模型鹽山與鹽田，會看興農農藥店，上面擺滿全無蟲害斑點的玉井鄉芒果，唯一有人的是物理治療中心，還有彷彿提款機般提款鄉愁的小土地公廟，蓋在迴廊幽深處，幽深不見底。「你要見的人都在那裡，視聽中心就在那裡。」師姊墊著腳尖，對空比畫，天機。

水涼阿嬤來到異世界，大驚奇，心底生出熟悉感，這是牽亡歌路線？水涼阿嬤依稀又聽見三壇法

師祭出鈴聲，循聲線所到之處，這回真到了「枉死城」：兩百坪大，視聽中心。

「尪叔喔！我是水涼，我來看您囉。」空谷回音，水氣重。

千萬張臉孔同時回頭，表情鈣化如千萬面墳碑，跟著三壇法師鈴聲所到之處、處處都有尪叔。水涼阿嬤見鴉鴉人群，癡癡望著電視，偶爾才揮動歇在膝蓋骨上的大頭蠅。說著：「哪會這呢多人！」兩百輛輪椅擋住兩百坪的路，空氣中有水氣，水涼阿嬤鼻濕濕，忙著賠不是，穿過去，她低頭尋人，嚇的、哎呦一聲！

「阿肇伯，我以為你搬家了，原來你住在這裡喔！」水涼阿嬤兩手撐起阿肇伯頹喪的頭，轉身這頭，「哎呦！你也是喔，李老師，我以為你退休後是住在台南兒子家。原來你在這裡喔！」水涼阿嬤逐一辨認，「蘇媽媽、李大哥、蛤仔孀婆，你們都在這裡喔！」「夭壽喔！」水涼阿嬤跌坐地，「五姨婆！五姨婆！我以為妳死了！擺沒置聯絡，原來你還活著喔。」不能言語，水涼阿嬤穿梭其中，視聽中心的老人們兀自沉默，從內臟歎出長長的氣，歎成一條若有煙的長河。水涼阿嬤破河而過。

吃力站起，水涼阿嬤也歎氣，全身像從七股濕地爬起。長年貧血的她，趕緊握住張輪椅，一看竟是尪叔，海噯：「尪叔，是你！我是水涼啦，水涼啦。你大嫂啦……」尪叔頭顱呈懸掛狀，水涼阿嬤單腳跪地，右手撐住尪叔的輪椅，海噯。「尪叔，我是水涼，我是來告訴你，你大哥他快要壞去了……」

逼逼逼。

醫護人員前來通報，說拖吊大隊要拖走水涼阿嬤壓紅線的小粉紅，逼逼逼。水涼阿嬤必須立即告別，心中切記：「千萬不能說再見。報喪不能說再見。」她踉蹌拋下「自己人」，也有生離死別的感覺，有下次見面的機會嗎？拖吊大隊逼逼大響，纏著她的搖鈴聲，低迴耳岸，水涼阿嬤一離開枉死城，頭暈好大半，趕緊路邊檳榔攤買一瓶水，喝。逼逼逼讓她牽著小粉紅，再尋著搖鈴聲，既哭且撞，爬回人間。

「就快要死了。」這一刻，水涼阿嬤變得相當鎮定，認出回家這段路，省道。車品即人品，這次出車，她耽擱了一次醫院的回診、兩趟膝蓋骨的復健，日夜腦海想的，無不是做足心理準備辦喪事，她車速極穩，她忽然不想趕了，從「自己人」退出，心中震撼就要壓垮她。

「一定會等的。」她非常地肯定，車身相當平穩。

水涼阿嬤對孩子非常抱歉，婚姻出錯，誓言不讓他們過沒有父親的生活，但她也不會說謊，逢人問，她便答：「他去環島，他愛台灣，比愛我還要多。」幸好子女極出色，各自成家，生活全沒問題，搶著要接她過去同住，都說：「我們不會原諒那個人的。」水涼阿嬤不忍，留下來，照顧「那个人」。蘇菲亞來了之後，她利用多出來的時間，研究有機蔬菜，帶領村內媽媽帶動唱，國小放學就去當導護婆婆，她還想去補日語，說以前學的都忘了，如果此生有機會，一定要環島走走，她也想看看，讀冊阿公看過的。讀冊阿公繞台灣一周，征服無數高山，躲過天災人禍，愛過各種女人，寫了幾首詩。晚年回官田，陪她身邊，卻還是這個平埔族，「肖郎」牽手。但讀冊阿公還是只會說：「逼逼

要帶我去環遊世界、遊山玩水。」

逼逼，是的，水涼阿嬤被生活逼著往前走。

小粉紅停省道旁，警察鐵馬站，檢查車胎，台南的藍天不輪墾了，警察驚呼她身體真硬朗。水涼阿嬤不忘諱：「我是出來報喪的。雖然我頭家還沒死。安怎，我很瘋齁！」繼續上路，小粉紅騎上快速道路，新黑的柏油路面和藍天和她的小粉紅，水涼阿嬤棕紅色鏡片內的世界全是熱騰騰，新生活。

她就要返回故鄉、轉來故鄉了。路旁數百公尺的土芒果樹，掉滿地，水涼阿嬤停車，徒手剝芒果，吃掉一顆，精神加倍，熟悉的水圳大水聲轟隆隆，水涼阿嬤回來了，她看見熱情的黃絲帶、黃絲帶、黃絲帶！熟悉的菱田，活靈活氣，一身子毛病全好了，她頭，完全不暈了。

六三十。小孫子從前都天亮才睡，這回他和蘇菲亞漏夜清空客廳，挪出皮革沙發、酒櫥和復健器材，（要辦喪事了？）讀冊阿公精神大振，嚷著要逼逼。台詞三年不變，逼逼要帶我環遊世界、遊山玩水。小孫子推輪椅，八、九點好陽光，蘇菲亞後頭撐黑傘，陣仗像移靈。讀冊阿公，好得不像個要死的人。滿口逼逼逼，引來多年不見的鄰居側目說：出來曬太陽喔！說：好命喔，孫子陪出來散步。蘇菲亞不時按摩讀冊阿公肩頸穴位，以掌心試探體溫。「沒問題的。」小孫子人字拖甩路邊，赤腳行走，蘇菲亞亦跟進，用極流利的國語說：「阿公，我們腳踏實地，一起環遊世界喔！」「逼逼。」讀冊阿公說。

公學校，讀冊阿公回到他讀過的公學校，還得見日本神社遺址，小孫子擊掌兩聲，說阿公日本到了、日本到囉。倉促成軍，三人初抵日本，又下飛東南亞。行經產業道路，路樹旁鐵皮小吃店，上有塗鴉：迫害。蘇菲亞說：「阿公，越南到了！越南小吃店到了！」讀冊阿公依舊忘我，逼逼，環視小孫子手指所到之處，逼逼。輪椅走民宅騎樓，怕紫外線毒陽曬，喘口氣，恰巧碰到客廳在看大聯盟，洋基賽事，小孫子蹲在輪椅前，說阿公，紐約到了！「你看！台南市的建民在投球！」讀冊阿公逼逼聲漸漸微弱，蘇菲亞跳腳，要快回家！讀冊阿公一聽，又逼逼作響。小孫子摘下黑框眼鏡，擦眼淚。「阿公我們不要環遊世界了、不要逼了、不要逼我了、阿嬤要回來了。」不聽，小孫子急著找電話，蘇菲亞見阿公眼神哀悽，反撥下眼瞼，催速推回家。行過惠安宮廟埕，廟埕紅白藍布帆搭好三大落，等待鬼門開普渡，蘇菲亞硬是開出一條活路，掠過媽祖的要讓阿公塵歸塵、土歸土。

相遇的到。

讀冊阿公的世界之旅，鬼門開之前竟先碰到瘋子。小孫子、蘇菲亞看見超酷炫的水涼阿嬤人車立在他們眼前，終於回來了！大喊著阿嬤！車頭把手懸掛一禮盒，（還有時間買伴手禮？）小孫子猜想，壽衣？拉寬背景，媽祖廟身與不斷燒出黑煙的大金爐，兩頭陳水扁時代送的石獅，面有難色。廟埕上空依然是千萬黃絲帶飄逸，拍出浪打聲。水涼阿嬤棕紅墨鏡不願摘，看上去，她更像是個外地人。

小孫子破涕為笑：「阿公我們現在到了外太空！你看！前方有個外星人！」水涼阿嬤再度站成一

隻台灣水雉，極氣派：「我轉來啊。你有好沒？你攔快逼我嗎？你逼我啊？你安怎不逼我了？你不是說我是肖郎，我真的起肖，趁你死前，騎著腳踏車四處去玩了，安怎？有肖沒？」讀冊阿公眼睛微張，在廟埕上，蘇菲亞說：「阿公體溫又上升了。」水涼阿嬤腦海全是五十年的婚姻故事，她幾乎沒辦法止住淚水，離鄉出走繞一圈，人，還沒死，水涼阿嬤已開始練習做準備。陽光折射紅藍白帆布，她們一家人身上沾染各種色彩，讀冊阿公兩片唇緊合，小孫子說：「阿公好像又要逼了，他要說話了！」水涼阿嬤站二尺遠，給出架子，撐著布帆鐵架，快要虛脫，她看著讀冊阿公專注的神情，悠悠想起：「這是他寫詩的表情。」圍觀群眾築起一圈牆，牆上若有小鬼攀在上，等著、等著。

天響大雷，群眾皆張嘴搗耳。

讀冊阿公忽然說：「多謝五十年的妳。」

多謝五十年的妳。像詩。

水涼阿嬤卸下護目鏡，眼紅腫。走向讀冊阿公，彎下身，拿出單車便利包裡頭的半瓶水：「這是我在龍喉溜的水。你少年時痔攏說，龍喉水治百病。」水涼阿嬤以手沾水，輕撫過讀冊阿公兩片緊閉的唇。「希望你的胃口可以開，出門也才能有體力。不然你一隻腳，我怕你路難走。」

大慟。

蘇菲亞撐住讀冊阿公的頭：「老闆娘，老闆體溫一直降，體溫一直降。」

小孫子接過輪椅，逆人群，往家急奔。

圍觀人群都聽見了？

讀冊阿公浪跡天涯。病後，新學會的語言，學來告訴水涼阿嬤，一定是的，這是寫給水涼阿嬤的詩：「多謝五十年的妳。」

七月一日，讀冊阿公是條太新的鬼。鬼月不宜出殯，水涼阿嬤決心讓讀冊阿公停棺一個月。

水涼阿嬤和蘇菲亞坐路邊、喪棚下，摺蓮花，蘇菲亞也跟著台灣習俗穿黑衣，水涼阿嬤都記在心。同款紅藍白帆布，讓水涼阿嬤錯覺和廟埕、和她出佳里鎮時看到的是同一座。這一刻，且聽耳邊不斷傳來搖鈴聲，牽亡歌從她離了娘家便不停唱著，七千元，她花得很甘願。夏日，空氣中有花香味，議員鄉代送來新摘的香水百合沿路排。小孫子和一票搭機返國的孫輩們跪繞棺旁，三壇法師說要帶亡靈到西方去見佛祖。龍角聲傳來，滿地子女都在找不負責任的阿爸、找花心勃勃的阿公，問他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水涼阿嬤燒掉一只蓮花，對著蘇菲亞說：「讓妳老闆腳踏蓮花，去環遊世界，去西方極樂世界。」她且喚蘇菲亞到她的房間拿出平時裁縫的針線，並到衣櫃裁一方布。戴上老花眼鏡，水涼阿嬤金黃絲線穿過大頭銀針，刺過紅綢布。蘇菲亞就著牽亡歌哭唱聲、搖鈴聲，不解：「老闆娘，妳在做什麼？」水涼阿嬤不搭腔地說：「已經沒有人會逼我了。」站起身，出喪棚，走看花圈花籃，望向住

家遠方高鐵基塔，最西，日落處。

「那裡有大片紫大片紫的菱田，上面停了三、四艘小舟，我以為我們還會一起等待收成。」水涼阿嬤說。

她背著喪宅、背著子子孫孫，倚身停在棚外的小粉紅：「蘇菲亞，我打算幫妳老闖繡一張訃聞，我要用手，一針一線刺給他。然後蓋在他的棺木上，讓他知道，他有這麼多子子孫孫。讓他知道，他的一生，是我幫他寫下最後一筆。」

蘇菲亞問道：「老闖娘，老闖外面的女人，也要刺上去嗎？」

水涼阿嬤完全沒有思考：「當然，他去過台灣每個所在，遇過的人，包括妳，蘇菲亞，不分國家，不分先來後到，士農工商，都要寫在訃聞上面。這是他的人生。」

停棺。

水涼阿嬤鎮日埋頭刺繡與助念，手指刺出十來個洞，蘇菲亞忙著幫她消毒貼OK繃。小孫子著黑色棉質短袖，端晚飯要給好些天沒吃的水涼阿嬤填腹，水涼阿嬤說：「不曉得你阿公能吃了沒？一隻腳，要搶也搶不贏別人。」

小孫子放下碗飯，拿出DV，錄影：「阿嬤，妳還記得那天在惠安宮，蘇菲亞把香倒插，跟媽祖婆下戰帖的事嗎？」

鏡頭內，水涼阿嬤點頭。

小孫子記者口吻：「妳覺得妳贏了嗎？」

「沒輸沒贏。」鏡頭內的水涼阿嬤，素顏。

小孫子持DV，帶水涼阿嬤穿過靈堂到後院，月光撒落，指著有機菜園說：「阿公那天的大便，就是埋在這裡，阿嬤，我們要在這裡種很多花紀念阿公。」

水涼阿嬤說：「好。花開的時序，就當做伊轉來啦。伊是花園內的人。」

長鏡頭，花園，小孫子在有機菜園內，發現一隻螢火蟲，亮了又滅，蛙鳴與白花花路燈。

「阿嬤，我要如何跟未來的小孩，介紹阿公呢？」小孫子給水涼阿嬤特寫。

「像我一樣，走出去，學他四界去流浪，你就可以認識他，認識這塊土地。」

「你覺得阿公對不起妳嗎？阿嬤。」水涼阿嬤在畫面右側，左邊是讀冊阿公身前居住的組合屋。

水涼阿嬤說：「沒有。但從那天起，我常常想到伊，心肝頭有足深足深的感覺。」

「什麼感覺？」

水涼阿嬤說：「遺憾。」

逼逼逼，DV電力耗盡，逼逼。小孫子關機，錄影中斷，水涼阿嬤面無表情地走出鏡頭之外。鬼月後，她將開始退休生活，七十五歲，水涼阿嬤說：「在我還能動之前，都不算晚。」



評審意見

台灣人間喜劇

◎施淑

或許因為歷史苦難的緣故，日據時代以來的台灣現代小說，大概都以嚴肅沉重的面目出現，相對地欠缺喜劇藝術的質素。〈逼逼〉的表現因此顯得突出和例外。

這篇由報喪過程發展起來的小說，透過作者的精心設計，被民俗傳統、高科技通訊、流行文化和政治活動組裝而成的當前台灣庶民世界，都在諧謔誇張的語言形式裡，以恰如其實的後現代步調嘈雜雜地展露出來。只不過在看似無厘頭的敘寫間，還是不難追蹤到這篇以鹽分地帶的地景地標做GPS定位的小說的心理訴求和意識形態消費。從水涼阿嬤代言的台灣女性的一生，讀冊阿公動漫化的預知死亡紀事，及至小說開頭和結尾的符咒樣黃絲帶和政治標語口號，都像做為小說標題的電子儀器叫聲，一再逼迫讀者思考和感受這齣讓人哭笑不得的台灣人間喜劇的指涉和重量。